

## 【蘇澳】除了泡冷泉與彈珠汽水，還有一位臺灣王：來自東歐的唬爛伯爵返鄉記

直到今日，蘇澳鎮仍然是我心中那個與世無爭的美麗小鎮。

作為我母親娘家的所在地，每次我回到那裡，就一定會被帶去泡遠近馳名的蘇澳冷泉。當全身進入那冰冰涼涼、有如蘇打水一般吱吱冒泡的冷泉裡，許多人往往都會先打一個冷顫。但只要經過大約五分鐘左右，你就會感受到碳酸泉帶來一種酥酥麻麻的灼熱感。這時候如果再開一瓶彈珠汽水一飲而盡，那種全身從內到外全被泡泡環繞的感覺，真是暢快無比。

距離鎮上稍遠的地方，則是三面環山的蘇澳港。當年我只知道那是外公會去游泳的地方，但在兩百多年前，那個連漢人都很少涉足的時代，一個外國人卻已經從遙遠的俄羅斯，一路來到了這裡。

這位老兄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頭銜：匈牙利伯爵、奧地利戰爭英雄、波蘭反抗軍指揮官、法國軍團上校，而根據他的自傳，他甚至還真的差了那麼一～點～點就要統治我們臺灣，成為「福爾摩沙之王」。

是的，今天我們要說的主角毛里斯·貝紐夫斯基(Maurice August Benyowsky)的人生就是這麼刺激。但也因為他的經歷實在過於豐富，以至於一直有人質疑他到底有沒有真的來過臺灣。究竟在那個交通、通訊都不發達的 18 世紀裡，一個人到底為什麼不斷周旋在許多國家之間、而又為什麼會被質疑呢？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！

### 一、出師未捷，直送西伯利亞流放

時間是 1771 年的 8 月，此時距離荷蘭東印度公司撤離福爾摩沙，已經有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。在這個世紀裡，臺灣先是成為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基地、又變成康熙拿下後才想著要怎麼治理的三不管地帶。因此在那段漫長的時期被人記住的，只剩下羅漢腳、民變、械鬥，還有陳守娘這樣枉死婦女大鬧府城的女鬼故事。

而就在這時，一艘少見的西洋船緩緩駛向臺灣東部。這艘船的船長，正是我們今日的主角：貝紐夫斯基。

事實上，貝紐夫斯基這輩子都想像不到自己的命運，竟然會跟遙遠的東方神秘之島扯上關係……

1746 年，貝紐夫斯基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（奧地利）統治下的匈牙利王國。他的母親出身匈牙利的貴族家庭，此前嫁給了一位將軍，然而在生下兩個女兒後，將軍便撒手人寰了。

後來，母親就遇到了貝紐夫斯基的父親。兩人很快結為連理，並生下了貝紐夫斯基和 3 名弟弟妹妹。原本這人丁興旺的一家人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，然而到了貝紐夫斯基 14 歲時，他的生命軌跡將永遠改變——因為，他的父母同時去世了。

父母去世後，兩位繼姐與貝紐夫斯基的弟妹們便分成壁壘分明的兩派，為了父母的遺產開始爭奪不休。就在貝紐夫斯基 19 歲時，他搶奪了本來要分給繼姐的遺產，兩邊因此鬧上法庭。不過在判決下來以前，貝紐夫斯基就已經決心逃離老家、前往波蘭去投靠自己的貴族叔叔。不料就是這個舉動，讓貝紐夫斯基趕上了另一場時代洪流——

當時，波蘭東邊的俄羅斯帝國勢力越來越龐大。許多波蘭人民意識到這個可怕的鄰居，總有一天會帶給祖國嚴重的威脅。因此在 1768 年，波蘭人成立自己的反抗組織「巴爾聯盟」，準備對抗與俄羅斯親善的波蘭國王波尼亞托夫斯基（Stanisław Poniatowski，據說就是俄國凱薩琳大帝的前情人）。氣方剛的貝紐夫斯基最後加入了反抗陣營。只可惜在強大的俄軍面前，聯盟軍隊很快便遭受了巨大的打擊。當時，貝紐夫斯基的部隊被俄軍緊緊追擊，他的唯一希望就是援軍的到來。然而，原本說好的援軍卻背棄了他，他只能無力的坐視自己的軍隊越來越少、物資越來越匱乏。

1769 年 4 月 20 日的早上十點，貝紐夫斯基的部隊來到一個叫做 Szuka 的小村莊，才坐下來休息沒多久，他們就看到一列俄軍騎兵、緊接著就是對方的步兵。他們終於放棄了反抗，成為俄羅斯人的階下囚。最後，貝紐夫斯基被流放到一個幾乎等同於世界邊陲的地方——

西伯利亞。

## 二、堪察加跑路之旅

1770 年，在嘗試幾次逃獄失敗後，貝紐夫斯基終於被送到俄羅斯帝國最邊陲之地：位於遠東的堪察加半島。這裡距離日本的北海道，還要再往北延伸 1800 多公里，完全就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。理論上來說，貝紐夫斯基再怎麼神通廣大，也不可能從這個地方逃出去，然而他還真的成功了。

成功的原因很簡單：美男計。

原來，貝紐夫斯基深厚的文化底蘊，讓當地的行政長官大為欣賞，使得他還被邀請到長官家裡晚餐、甚至還獲得了長官女兒的芳心。也靠著長官的信任，貝紐夫斯基有機會結識其他被流放至此的同伴們，並且一起計畫逃脫此地的辦法。

在逃亡前夕，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，連長官的女兒都決心要與貝紐夫斯基一同逃亡，然而此時貝紐夫斯基的心卻被焦慮與愧疚佔據——他知道，他的逃亡對長官一家意味著什麼，他們必將遭到重罰。貝紐夫斯基甚至一度考慮要綁架長官、與他一同亡命天涯。

然而到最後，貝紐夫斯基還是放棄了綁架長官的荒謬想法。隔天越獄行動開始，貝紐夫斯基與大約 70 名同伴們奪得一艘俄國船艦，永遠離開了西伯利亞。接著他們一路沿著日本的千島群島、四國、琉球南下，1771 年 8 月，一行人終於來到了福爾摩沙東海岸。

好了，在接下來的故事開始前，我們也要先做一下免責聲明：以下關於貝紐夫斯基在臺灣的經歷，都是他老人在回憶錄裡寫的，孰真孰假不得而知，還請讀者們自行判斷囉！

根據回憶錄中文譯者的考證，貝紐夫斯基登陸的地方，有可能是今日的蘇澳港。由於不知道岸上情況究竟如何，貝紐夫斯基先是派遣了 16 人上岸搜尋。就在 4 個小時後，突然響起一連串毛瑟槍與戰鬥的聲響，沒過一會，先遣部隊便帶著 3 名傷員回來。

原來，先遣部隊來到了一個原住民村社。同樣根據中文譯者的推測，這可能是居住於蘇澳的猴猴族（推測是馬來人的後代，後來被噶瑪蘭族同化）。這些村社的居民拿出米飯、烤豬肉和許多檸檬、柑橘來招待先遣部隊，但村社的盡頭突然冒出一群武裝男丁，一陣箭雨猛然從天而降，有 3 人跟著中箭倒地。先遣部隊立刻開槍還擊，才阻止了村民繼續向前進攻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貝紐夫斯基不敢大意，馬上率領逃亡者們向北航行，來到了一個名叫加禮宛灣（Kapeewan Bay，今冬山河口南岸）的地方。在這裡，

他們終於遇到了能夠溝通的「貴人」——一個半西洋半土著穿著的歐洲人。

歐洲人向貝紐夫斯基自我介紹，他叫做唐·帕切科（Don Fieronimo Pacheco），是一名來自馬尼拉的西班牙人。因為某天他突然發現自己的妻子跟一位傳教士勾搭在一起，因而失控把兩人都殺了，只好逃亡到福爾摩沙，並且已經在這裡待了七八年了。

帕切科很高興地跟貝紐夫斯基介紹：這個村社的人絕對可以信任，因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了。（貝紐夫斯基表示：敢按呢？）不過有了西班牙佬的保證，貝紐夫斯基多多少少放心了一些，向村民詢問了哪裡有乾淨的水源。村民一聽到，馬上就帶著他們前往「全世界最乾淨的水源」。

然後咧，他們又被襲擊了。

### 三、他就是「福爾摩沙之王」！

就在水源地，大約 20 名村民再次向貝紐夫斯基的手下發動攻擊。等他趕到時，他的手下、也是和他一起從俄羅斯逃出來的摯友帕瑙（Vasili Panow），已經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貝紐夫斯基安葬了朋友。等葬禮後，西班牙佬前來告訴他們：犯人找到了，攻擊他們的是隔壁的村莊。而這時，村民也已經準備好要替貝紐夫斯基一行復仇。很快的他們就展開了反擊——他們將敵人前後夾擊，前有西班牙人帶領的村民、後有拿著毛瑟槍的貝紐夫斯基一行人，很快就被殲滅了。而之後，他們終於見到滿臉笑容的部落頭目「Huapo」。

頭日向貝紐夫斯基致謝。根據頭目的說法，他的村莊本是文明而勤奮的種族，然而，鄰近卻完全都是野蠻的部落。而這次多虧了他的幫助，他們才得以戰勝對手。之後又和他說：「先知們曾經預言，將有位異鄉人會率領堅強的部眾來臨，他會將福爾摩沙島民從漢人的桎梏之中解救出來。」而在這次反擊後，他確信貝紐夫斯基就是這位救世主，是「福爾摩沙之王」！

後來，貝紐夫斯基與部落頭目，就進行了一次類似歃血為盟的結盟儀式。整個儀式也不知道是哪個部落的習俗，但貝紐夫斯基就是這麼記的：他們先是朝著一個大火堆投擲木塊，然後拿起一個香爐、往上撒上香灰、然後朝東方作了數次燻禮。之後將爐火灑倒在地上，並將刀子插立在地上。

等到整個儀式結束後，頭目開心的擁抱了貝紐夫斯基，說：從此以後，他們便是兄弟了。

然而，貝紐夫斯基隱隱約約有種感覺，他認為這名頭目有種野心，想將所有的漢人通通趕出島嶼之外，而自己所擁有的優勢武力，讓他看見了這樣的希望。果然在追問後，貝紐夫斯基發現了真相：原來，鄰近的部族與漢人結盟，甚至甘為附庸，後來更對頭目 Huapo 的部落發動戰爭，不但向 Huapo 索要鉅額賠款，還幫助漢人強佔了他最優良肥沃的土地。

而貝紐夫斯基，就是 Huapo 反敗為勝的希望。

後來貝紐夫斯基也的確沒讓 Huapo 失望——他帶領自己的人馬，連同 Huapo 的部落一起向他的死敵進攻。凌晨四點，火炮及毛瑟槍隆隆的聲響，把敵人嚇得魂不附體。最後，他們終於成功打敗了敵軍，並活捉了對手陣營的頭目。

#### 四、搖身一變，化為殖民地推銷專家

在福爾摩沙待了短短 18 天後，貝紐夫斯基便再次啟程——他途經澳門、非洲馬達加斯加，最後才回到了歐洲。等一回歐洲，他馬上便將自己的異域冒險故事，轉化成一套可行的殖民方案，準備向各大歐洲列強們推銷。他所尋找的第一個客戶，是當時的歐陸強權法國。他對法國政府兜售：只要給他 1200 名人員、還有 3 艘武裝船隻，就可以徹底讓福爾摩沙成為自己的囊中之物！最後，貝紐夫斯基還真的獲得了法國外交部長與海軍部長的注意，他們答應贊助他，只不過目標不是遙遠的福爾摩沙，而是位於非洲的馬達加斯加。

陰錯陽差的，貝紐夫斯基就從「福爾摩沙王」、變成了「馬達加斯加王」。在投入大量金錢與人力之後，法國政府終於想到要派人去檢查一下馬達加斯加的狀況，可當檢查人員一到那裡之後，整個人都傻了——貝紐夫斯基，你說好的道路、醫院或貿易站咧？

法國政府終於明白，貝紐夫斯基根本沒有建設殖民地的能力，立刻要貝紐夫斯基滾蛋。但我們的匈牙利冒險家沒有死心，之後的幾年裡，貝紐夫斯基依舊在各國之間出沒，尋找願意資助他再次稱霸馬達加斯加的冤大頭。他跑去找美國政府：那個，想不想佔領一下馬達加斯加啊？

美國回答的很客氣：「滾！」

不過最後，在美國開國元勳、也是貝紐夫斯基朋友的班傑明·富蘭克林（Benjamin Franklin）的幫助下，貝紐夫斯基終於找到了英美兩國的贊助商，並重新回到馬達加斯加，強佔了法國當初的據點。不過也就是這樣的作法，徹底激怒了法國，因此便派出遠征隊，在一場戰鬥中，貝紐夫斯基的右胸中彈，年僅 40 歲時便過世了。

貝紐夫斯基在政治外交領域上沒有留下肉眼可見的貢獻，但他的名字卻在文藝領域上流傳了下來：在他過世後，他的自傳《貝紐夫斯基伯爵回憶錄與遊記》出版，裡面精彩刺激、甚至有許多純純愛戀的冒險故事，不斷被人改編成戲劇、歌劇。當然，整本遊記完全經不起推敲，比如說傳記裡，部落頭目 Huapo 說他可以召集兩萬人馬，這對一個 18 世紀時的原住民部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

但就算假的又如何呢？對臺灣來說，貝紐夫斯基沒有造成任何影響，微小到連嚴謹的臺灣史學家都不太有興趣去研究他。而對貝紐夫斯基來講，臺灣也僅僅只是一個冒險的異域、一段傳奇故事的舞臺背景。然而在那本充滿奇幻的冒險故事裡，我卻隱隱約約看見一個憂傷的身影。

貝紐夫斯基生長的時代，正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夕，是整個國家的貴族與教士等特權階級，狠狠壓抑一般人民的時代。對貝紐夫斯基來說，想功成名就，要嘛就是參戰殺敵、要嘛就是吹噓自己曾經到訪過世界最邊陲的角落、探索過最無人前往的異域，才可能獲得國王與貴族的垂青。

一想到這裡，也許我們就可以對貝紐夫斯基的種種吹噓，多一點點同情與寬容吧。